

进军的战鼓

进军的战鼓

宁夏军区政治部编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封面 赵克标 蓝文杰

插图 马志儒

进军的战鼓

宁夏军区政治部编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宁夏新华书店发行

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字数130千 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.125

1978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400册

书号：10157·97 定价：0.37元

目 录

进军的战鼓	刘宗金 (1)
我的新上级	李德明 (9)
石连长	傅守信 (22)
绝壁红心	杨建设 (36)
“火线”食堂	刘尚文 (43)
传 经	杨兴华 (53)
一步之差	詹建勇 (59)
风雪练兵场	贾斌洲 詹建勇 (69)
神枪手的故事	张 平 (77)
出膛的炮弹	欧维柱 (87)
投弹场上	张 平 (94)
“小贡献”	朱向国 (103)
带 路	杨兴华 (110)
责 任	吴文贵 (118)
沙海红哨	傅守信 (127)
饭菜向哪里端?	尚醒民 (140)
红旗漫卷	董作锦 (144)
老“尖子”重上射击场	郭 兴 龙峰云 (156)
“老焦”大爷	李德明 (165)
戈壁黄花更美丽	刘尚文 (181)

进军的战鼓

刘宗金

咱们团善长搞刺杀训练，这是个老传统了。远的不说，一九六四年部队开展大练兵运动时，那搞得才来劲呢！后来松下来了，但是战士们老是想着这个传统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抓纲治军的战鼓擂动了战士们的心，一场热火朝天的练兵运动又开始了。上星期，传达了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后，团里又决定要搞一次刺杀比武。

四班长李志远代表我们连到团里参加比武去了。这两天，新战士徐小波焦急地等待着胜利消息。

这天上午，操课刚刚结束，小波便迫不及待地向连部跑去，想打问个究竟，刚跨进屋门，差点儿撞到指导员身上，小波站在门口怪不好意思。指导员瞅了小波一眼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小波，什么事把你急成这个样子？”

小波见指导员的姿态这样和蔼，也就从容地问：“指导员，我们班长的消息来了吗？以我的估计，这次比武，我们班长不抓个第一也抓个第二。”

指导员拍了一下小波的肩膀说：“你估计是第一，那就是第一呗！”

小波高兴地向指导员敬了个礼，一趟子跑到班里，翘着大拇指说：“嘿嘿，我们班长就是过得硬啊！”说着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新买的信笺，自言自语地嘟囔着：“替班长写个报喜信吧，班长的妈妈看了肯定高兴得合不上嘴。”

徐小波这个十八岁的棒小伙，入伍三个月来，和班长李志远交往可好啦，他经常在别人面前夸四班长。四班长的刺杀本领是全团闻名的，曾经三战三胜过号称“常胜将军”的高大力。四班长也最疼爱新战士，曾经帮小波洗衣服，晚上还给他盖过被子。这次班长去比武，走得匆忙，就把一封写好了的家信交给小波，托他发出去。小波心想，班长的家信又没急事，索性等班长比武的喜讯传来后，自己代班长补写上报喜的内容，再发出去。

小波拿着钢笔，先在一张废纸上练了几笔，接着，便在崭新的信笺上替班长端端正正地写了五个大字：“亲爱的妈妈”。这时，忽然听见门外有人说四班长回来了，小波急忙搁下笔，跑出去迎接，只见李志远手里拿着一个纸卷，笑嘻嘻地走来，小波跑上前去，接过纸卷打开一看，高兴地跳了起来：“嗨！是奖状。”于是一手把班长拉进屋里，没等班长坐稳，小波就把那张信笺递给班长说：“班长你看，我已准备好啦！”

“什么准备好了？”班长一点也不明白地问。

“写报喜信呀！”小波心直口快地回答。

“报喜？”班长反问。

“是啊，把你这次比武得了第一的消息告诉你妈妈，她老人家该多高兴啊！”小波急忙补充了一句。

“唉！小波，这个第一有啥报头。”

“没报头？”班长的回答使小波有些惊奇。

班长认真地说：“是啊，虽然比武得了第一，但本领还没有过硬，这才是两万五千里长征刚刚迈开第一步啊！”

小波没想到班长会不同意报喜，于是，他顺手把那张信笺抛到纸篓里了。

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，全团名手云集练兵场，为民兵作军事表演，说是表演，实际上也是比武。四班长李志远当然也是其中一员。

射击、投弹、跳越障碍、爆破等项目都已经进行完毕，只剩下刺杀一个项目了。这是最精彩最吸引人的一个项目。四班长李志远已经连闯三关，取得了第一小组的冠军。单等第二小组的冠军产生，就可以决一雌雄了。被班里派去观战的代表徐小波，仔细地观察着阵势的发展情况。不一会，第二小组的冠军被“常胜将军”高大力得了。小波认为：四班长夺魁是最有希望的。第一，去年李志远曾三战三胜过高大力。第二，在高大力进行紧张的比赛时，李志远得到了养精蓄锐的好机会。想到这里，他满怀信心地点了点头。

决赛开始了，只见李志远和高大力两个人端着木枪，你一下，他一下，“齐里卡嚓”几个回合不分胜负。徐小波两只眼睛瞪得鼓鼓圆，看着他两人决斗。紧接着高大力便来了一个“回马枪”，一下子刺中了四班长李志远。这个出乎徐小波意料的第一场对阵，使他有些心慌意乱。在场观看的同志也都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。

“老将高大力旗开得胜！”有的同志在拍手欢呼。

“嗨，胜败乃兵家常事嘛！”

坐在小波背后的二班新战士申二柱，悄悄凑近小波的耳

边说：“你们班长骄傲了。”

小波急忙转过来问二柱：“什么？你说他骄傲了。”

“可不是。刚才高大力还在进行小组比武时，你们班长本来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休息机会嘛，可他还一个劲地在那里对着树桩刺，结果把自己整乏了，夺魁比赛咋会不输？申二柱认真地说。

“真是这样吗？”小波有点不相信。

“可不，谁哄你，我还劝他好好休息一会，他不听嘛！”

小波听二柱这么说，对班长抱着百分之百的信心已经失去了一大半。但是，最后的比赛结果，又收回了小波失去的信心。第二场、第三场是四班长李志远赢了，小波满意地想：“通过这次比赛，班长的本领又进一步得到了验证，这一回写报喜信，他该没啥可推托的吧！”

表演结束了，申二柱又跑到徐小波跟前说：“你们班长可真沉着啊。”

徐小波就趁势发挥，说：“哪还用说！我们班长久经‘沙场’，经验可丰富啦！”

“你别吹，刚才他那个招架之势也够危险的啦！”申二柱有点不同意徐小波的说法。

“嗨，你不了解内情，别看我们班长第一场输了，那是为了摸高大力的底，这就叫作‘诱敌深入’，给他个先甜后辣……”徐小波越说越起劲。这时指导员从团里开完会，也赶来看表演。四班长跑上前去，向指导员敬了个礼说：“报告指导员，今天比武结果我输了。”

徐小波听班长报错了战况，急忙抢上前去，插嘴说：“指导员，我们班长以二比一赢了。”

“指导员，第一场我输了。”四班长补充完毕，指导员点了点头。

“虽然第一场输了……”徐小波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指导员打断了，笑着说：“你们俩讲的都有道理，回去再‘论战’吧！”

徐小波还不服气地瞅了班长一眼，就不开腔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又重新考虑起班长这个人来了：明明赢了，他却说输了；本来应该好好地休息，迎接决赛，他却偏偏把自己折腾乏，奖状都拿到手了，他却说这喜没报头……他是骄傲了，还是更加虚心了？一连串的问题使他迷惑不解，小波觉得班长这个人变得有点古怪了。

回到连队，吃罢晚饭，申二柱端着木枪对徐小波挑战说：“喂，小波，趁今天比武的热劲，咱俩也来比一比，怎么样？”

徐小波是个好强的小伙子，遇到这种情况当然是不会退缩的，他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比就比，谁还怕谁？”他一边穿护具，一边想：二柱虽然和我是一块入伍的，但是我学刺杀的时候，他住了十多天医院，基本功练的少，战胜他嘛不成什么问题。小波满怀信心地作好了准备，又特地请班长李志远作裁判。

徐小波端着木枪猛向二柱刺去，二柱灵活地向左一闪，使他扑了个空，于是二柱紧接着便向小波还击，正中前胸。这时班长打了个停的手势，宣布：“比赛结果，申二柱胜。”

徐小波急忙解释说：“不，还有第二场，第三场呢！”

李班长严正地说：“你先输了，说明你的本领还没有过硬，以后再加紧练吧！”

“啊！我只输了第一场啊！还有……”小波急得连话也说不全了。

李志远走到小波跟前，温和地说：“小波，你的好胜心强，这很好，但是，你脑子里还缺少一根弦！”

“缺少一根弦？”小波有些吃惊，两只瞪大的眼睛盯着班长。

“是啊，你还缺少战场观念这根弦啊！”班长李志远进一步解释道，“你想想，要是在战场上，你先败在敌人手下，它会答应你重来吗？”

“这是比武。”小波还想找些道理来辩解。

“是比武。但是我们要把比武场看成战场，如果平时练兵不树立这个观念，真正的本领也就练不出来啊！”班长的话说得小波再也想不出什么辩解的词儿来了。

小波寻思着班长的话，心里豁然开朗了，情不自禁地握着班长的手说：“噢，班长，我明白啦，从实战情况出发，你下午的比武和我刚才的比武一样，是输了。”

李志远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“嗯，不，班长，下午的比武按说你是能赢的。”小波好象又发现了新问题。

“为什么？”李班长追问。

“你要是好好地在那儿休息一会，保险……”小波的话还没说完，李班长就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。接着说：“不，在战场上，情况是千变万化的，平时练兵，宁可把困难设想得多一些才对。小波，那场比武，我是按连续作战的情况来对阵的。你想想，我要是在比高大力更劳累的情况下能战胜他，不是说明本领更过硬些吗？反过来，也说明我……”

小波听着听着，不由地笑了起来，打断李志远的话，说：“班长，我，我明白你上次不愿写报喜信的原因了。”

班长没说什么，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小波。小波展开一看，这正是他那天替班长写报喜信的那张纸，因为班长不同意，自己随手抛到纸篓里了，为什么又落到班长手里？他奇怪地瞪着两眼。

这时，班长李志远亲切地拍着小波的肩膀说：“现在到它用的时候了，你替我写吧！”

“写报喜信？”小波刚说出了第一句话，就又转了话头，“唉，班长，按实战观念来说，不是你输了吗？”

“谁说我输了？比武输了，我的决心并没有输啊！”李志远一字一句说得非常有力。

“那，你让我写什么呀？”

“就写我的决心呗！”

“决心？”

“对呀！”班长用手比划着说，“就是，就是要夺取真正胜利的决心！”

“班长，你学的可真带劲啊！”小波明白了班长的意思，他的声音特别响亮。

“不。老班长，老老班长……他们都是这么想的呀，小波，你是怎么个想法啊？”

小波兴奋地握紧拳头，向下捶了一下说：“班长，我也要这么想！”

“不光这么想，还要这么做啊！”这时有人在背后插了一句，他俩转身一看，原来是指导员也来了。小波笑着对指导员说：“指导员，我跟班长已不需要‘论战’了。”

指导员高兴地说：“你俩的‘论战’我都听见了，练兵就是为了打仗，要以准备打仗为纲，一定要从实战出发啊！”

这时，晚霞映红了天空，他们三人迈着轻松的步伐，肩并肩地走着、谈着……

我的新上级

李德明

把心掏出来，做个老实人。

——摘自耿部长日记

我参加了一年学习班，刚回连队就接到命令，调我到师后勤部工作。我皱起眉头，暗自思忖：乖乖，这真是赶着鸭子上架哟！当了几年司务长，对连队后勤工作刚摸出点头脑，知道抓好连队的柴米油盐、吃喝穿用，就这么两下子。现在调到上级机关，咱这两下子怎么够用呢。不会就学呗，反正有首长和老同志帮助。我想象中的机关工作：一把算盘、一支笔，整天钻研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……”，不象在连队整天东跑西颠的，总得象个机关的样子。王连长是从兄弟部队调过来的。我动身上任之前，他曾向我介绍说，你的顶头上司——后勤部长是个出了名的老实人、闲不住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绝大部分时间不在机关里。开头，我对他的介绍，老大的不相信。我想，这那象个机关工作呢。

我三下五去二，手脚麻俐地收拾停当，就背起背包上了

路。巧得很，没走多远，就望见前面公路上有个军人，我紧赶一阵，追上一问，正好同路。我们便一边走一边聊起自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边防部队出现的一桩桩新鲜事儿。他高高的个头，说起话来，抑扬顿挫，有板有眼，满脸和气，眼梢总是露出笑意；尤其是他那背上的背包，打得四棱四角，看上一眼就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他问了我几句话后，爽朗地说：“噢，你姓李，知道了。”我心里直纳闷，这位首长认识我？我可没见过他呀！我看他两鬓漫上了几丝白发，足有一大把年纪了，没有细问，就管他叫首长。我问道：“首长，你大概五十出头了吧？”他右手伸出四个指头，说：“嘿，小伙子，眼力不错呀，不带零头，整四十。”我心里一算，说：“首长该是五几年入伍？”他看了我一眼，笑着说：“不，一九三八年！”瞧，他说得多轻松，却一下子把我这个“老算盘”掉进了五里雾中。我瞪大眼睛盯着他，脑子里闪出一个斗大的问号来，半开玩笑地问：“那不对呀，首长的军龄和年龄一般大，那算是几岁参军的？”

“十五岁。”

“那应该是五十五岁了呀！”

“就算五十五吧。我把前十五年没打帐。”

“没打帐？”

“那十五年给地主放猪放羊，当牛做马，穿的是破布麻袋，吃的是谷糠野菜。一九三八年参了军，才当了主人，过上了真正的好日子，你看这个年龄怎么算呀？”

“对，应该算四十岁！”我边走边看着这位老首长，他对年龄的算法真新鲜！我略思片刻，又问：“首长是个‘三八式’，前几年可受‘四害’的苦了？”他豪爽地说：“心

里是有点痛苦，可也没怎么理他们那一套。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，老老实实听毛主席的话，照毛主席的指示办，该怎么做还怎么做！”我望着他脸上严峻的神色，听着他有力的话语，对眼前这位老首长的敬意油然而生。

说话的工夫，来到石虎关支撑点。他说：“你歇会，我有点事，到坑道里去一下就来。”过了会儿，他回来了；后面有一个小战士飞奔着追上来。追上以后，小战士递给首长一张白纸条。老首长看了一眼，就装进衣袋里。那个小战士敬了个礼走了。老首长邀我又向前赶路了。

一看手表，不知不觉已走了三个小时，我们来到师部，有几个同志马上迎上来，争着接首长的背包，高兴地说：

“部长回来了！”我愣住了：原来是部长啊！部长见我窘迫的样子，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，微笑着说：“小李子，还站在那儿干啥，快进屋洗洗。”我的脸不知啥时候发热了，红着脸说：“部长，你早不……”我真有点后悔自己这个还没上任的下级，在路上说话太随便了。

第二天，部里开大会，耿部长首先讲了“抓纲治军，准备打仗”的意义。接着又详细讲了下连蹲点，搞调查研究，把后勤工作做到战士心坎上的重要性。我越听越热火，心想：部长到底是“老后勤”了。忽然听到耿部长点我的“将”，要我和他一块去一团五连调查伙食管理的情况。

这时，几十双眼睛一齐望着我。我双手捏紧衣角，心里扑通扑通直跳，多少有点埋怨部长：满屋子的“老将”，偏叫我跟你下去，也不让人家在机关里熟悉熟悉情况，怕喊错人了吧？不，清清楚楚地叫着我的名字。这时我才有点儿相信王连长的介绍了。



吃罢午饭，我提着背包，去找部长。部长真利索，东西早就准备好了。见我来了，部长问：“都准备好了？”我说：“好了！”他微笑着说：“出发吧。”说着把背包甩到背上，又顺手拎起一条麻袋，里边鼓鼓囊囊的装了不少东西，也搭在肩上。我一看这个架势忙问：“就这么走啊？”意思是不派个车或是不搭个顺路车吗？心里想，去二营四十里路，二十里在山上，二十里在滩上，五十开外的人了，还背那么多东西，吃得消吗？部长好象看出了我的心思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小李，这是老传统了。咱这两个‘轮子’比它四个轮子自由多啦，能过河，能翻山，愿走就走，想停就停，优越性多得很，不信，你试一回就知道了。”听部长这么说，我也只好背上背包，紧跟部长的脚跟，上路了。

正是春三月，咱们这一带还有些凉意。蜿蜒的公路上，载着货物的卡车一辆接一辆飞奔着，我望着疾风般的汽车，看着部长一步一步走着，心里泛起了怨波：啥时候才能走到五连呀？我紧赶了两步，想夺过他肩上的麻袋，减轻点他的负荷，好走快点，部长转过头来：“哎，干啥，你可少打这个主意！”他双手抓着麻袋，生怕我把它抢走似的。没办法，只好走会儿再说。

去五连，还要路过石虎关支撑点。来到坑道口，部长喊了一声：“小胡，快来！”就是上次那个追上来递给部长一张纸条子的小战士，他跑出来给部长敬了礼，高兴地说：“部长，你真快呀！”说着帮部长卸下背包和麻袋。部长从衣袋里掏出一迭纸顺手递给我：“来，你念，我拿。”我接过来一看，第一张纸上写着：